



就是这个“宥座之器”让孔佩群懂得了什么是中庸之道

在日本解说《论语》的中国人

笔者 2012年赴日期间，曾两次去栃木县足利市足利学校采访。第一次先采访了在足利学校担任研究员的市桥一郎博士，请他介绍了该校的历史以及“释奠”（传统祭孔仪式）的情况。之后又对在足利学校从事研究和解说工作的孔佩群女士进行了专访。她是孔子的第76代子孙，祖籍是山东，生长于广东，毕业于广东教育学院，曾经从教6年。她于2001年赴日，现就职于栃木县足利市教育局。以下是对孔佩群女士的专访内容，首先请她从足利学校的历史谈起。

日本最古老的大学——足利学校

包括旅日国人，知道日本足利学校的并不多。国内旅游界和国学界有关它的记载也很少。然而足利学校在日本的确具有很重要的历史地位，简言之，它是日本教育的发源地，也被称为日本最古老的综合大学。而且它当初实施的教育内容几乎都是中国的国学。1549年，日本天主教开创人、耶稣会传教士弗朗西斯科·札比埃尔以“日本全国大名鼎鼎的坂东大学”向海外介绍了足利学校。

足利学校遗址位于东京北部的栃木县，其创建年代不详，有奈良时代国学遗址说、平安时代小野篁创立说及镰仓时代足利义兼创立说。足利学校初建时

并不很有名，到了室町时代，日本藩阀将军上杉宪实（1411-1466年）出任关东总管。被政权争斗折磨的上杉宪实憧憬学校的那种和平的学问世界，于是下决心振兴足利学校。礼聘镰仓圆觉寺有名易学大师快元出任校长，使足利学校很快就成为全日本的易学中心。除此以外，上杉宪实还拨田捐书，制定学规三条等等。据说当年足利学校极盛时期，来自日本的莘莘学子曾达三千余人。他们在这里除了研读儒学的《四书》、《五经》以及《老子》、《列子》、《史记》、《文选》之外，还研读中国的兵法、医学、卜筮及天文学等典籍。

孔佩群女士回忆说，现在的足利学校，每年的秋季，都有大规模的传统曝书（晒书）活动。有关的政府工作人员要轮流曝书，记得我第一次曝书，双手触摸着这些珍藏好几百年的汉籍文献，脑海里仿佛浮现出几百年前的足利学校的学

徒们，在老师的领读下，人人正襟危坐，挺胸提气，朗读读书的景象。我甚至情不自禁的幻想自己也在和他们一起旁听……直到同事在旁多次叫我名字，我才回过神来！

每年的11月23日在足利学校的孔子庙里都举行祭孔仪式“释奠”。我也有幸每年都能在足利学校和日本人一起



孔佩群在足利学校与足利市市长大豆生实合影

祭祀我的先祖。每年为了搞这个祭孔仪式，足利学校一天不对外营业，由全体工作人员对校舍里里外外进行一次大扫除，以干干净净的状态迎接孔子神灵。

“中庸之道”使我与足利学校结缘

我与日本以及足利学校的缘分得从2001年说起，当时我有一个来日本进修的机会，进修内容是家畜养殖。进修期间我结识了我现在的丈夫。一年进修期结束后我回到中国，但我们的恋爱还在继续，不久为了结婚我再次来到日本，婚后就一直生活在日本了。

在日本我尝试做过各种工作。进足利学校之前，在足利邻市的教育局从事教育工作。我祖籍是中国山东，那里是孔子的故乡，我也是孔子的后人，令字派（孔家家谱上有我爸爸的名字），对搞教育做研究我非常喜欢。

我家住在足利市，距离足利学校比较近，我周末常带着孩子去那里玩，两年前的一个周末，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，我参加了足利学校举办的周日论语讲座，白发苍苍的日本老教师在讲述《论语雍也》的子曰：“中庸之为德也，其至矣乎！民鲜久矣。”老师是用一个叫“宥座之器”的舀水装置来解释什么是中庸之道。容器里没水时它会斜着，水放进去刚刚好时它就会直起来，水放得过多时，它就会翻个个把水都倒出去。这就是中庸之道里讲的“虚则欹，中则正，满则覆”的道理。我旁听半个小时，受益匪浅。

从此以后我对学习研究论语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我们所生活的当今世界，一方面科学技术和社会建设都取得很大的成就和进步，另一方面又面临和平与发展的重大任务，需要解决保护环境、



孔佩群还在定期举办的学习班上讲授论语。

构建和谐社会、挽救道德危机等诸多严重的问题。正如一位诺贝尔奖得主曾说过“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，必须回首2500年去汲取孔子的智慧。”儒学只有走进百姓生活，才能不断获得和展现其生命力。只有存留在百姓生活之中的儒学，才能具有现实性和永恒的价值。

自从那次旁听了论语讲座之后，我就一直在想，如果我能在足利学校这个儒学传承机构上班该有多好啊。心动不如行动，我就去问了一下当地的教育局，没想到那里正好在招人，我去面试，他们马上就接受了我。足利学校是文化单位，虽然在待遇上不如一般的公司职员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类似社会志愿者的工作），而且工作环境也比较艰苦，但我感到非常满足，因为我觉得这个工作特别适合自己，可以说它是最让我心灵上有安全感的一份工作。

我想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国学的价值

我在足利学校上班以后，经常带人去体验那个“宥座之器”并讲解《论语》及其中庸之道，那是我研究儒学的起点，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人像我一样，从这里开始对中国的国学感兴趣。

就论语的普及与应用来说，日本人做法很值得借鉴。他们以孔子的论语及

儒家思想培养公民的美德及社会伦理。在学校教育中注重传授中国传统思想文化，比如在学校强调团结互助，共同进步，主张“君子和而不同，小人同而不和”。在一些日本企业，取其论语的“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”之精华，用在经营理念上，强调社会责任和社会贡献。当然也有令我感到遗憾的地方，比如现在在日本，对《论语》感兴趣的几乎都是上了年纪的人，年轻人却很少。

足利市和山东济宁市（孔子的家乡）是友好城市。每年都有学生来这里修学旅行，政府官员也有来视察的，还有从上海、北京等大城市来的商务团。除了中国人，韩国也有人来。不管谁来，我都会向他们讲中国国学的魅力。在足利学校收藏的3200册古籍中，中国的古典书就有17000多册，比如说《四书》、《五经》、《易经》、《老子》、《列子》等样样都有。

我在这里做研究和讲解工作，也曾负责接待过日本的国会议员、日本各地的市长、大医院的院长、文化界的名人等。因为足利学校是日本教育的源点，也是日本民族性格形成的起点，所以日本的各界人士都想来这里看看，了解一下自己民族文化的起源。

来到这里的日本人开始时也会产生疑惑，在这个被称作“日本最古老的综合大学”里为什么有中国的圣人孔子的像，为什么有那么多中国的古书。但参观完足利学校，并听了我的讲解之后，他们终于明白，日本的文化精髓几乎都来源于中国的儒学。孔子不但是中国的圣人，也是日本人的至圣先师，《论语》更是他们思想的源泉。许多来参观的人都夸我讲得好，也给了我很多鼓励，这让我更有信心了。

执笔：赵海成（自由撰稿人）